



CAN

看·影像志 1

非常教育



CAN

看·影像志1

主编：廖伟棠

非常教育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影像志 1: 非常教育 / 廖伟棠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434-6494-0

I. 看… II. 廖… III. 教育—中国—图集

IV .G5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6233 号

责任编辑 刘 辉

文字总监 郑一奇

装帧设计 廖伟棠

制 作 卜秀敏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制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印张

书 号 ISBN 978-7-5434-6494-0

出版日期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从看到 CAN，一本行动的影像读物

“我企图用这些照片来呈现一个人群的横切面，我努力将它单纯而不混淆地表达出来。”

——罗伯特·弗兰克

从“看”到“Can”，意味着本丛书是从摄影出发，走向行动。

纪实摄影者去观察和记录这个世界，传递给读者，是一个从看到看的过程，这是一般摄影读物所能做到的，但本丛书具有的社会关怀意识、公民责任感，将把摄影者和读者那种纯粹的旁观态度，推向强烈的参与和介入行动，力求让摄影的创作者和接受者都能够坐言起行，让摄影这一日益从现实抽离的“艺术”回到现实的生存图景中去，发挥它的人世功能。

“Can”既是一种态度（能），也是一种行动（能做）。这决定了本丛书是积极主动的，相信摄影和报导能够对世界有积极的发现、对所触及的问题能起到帮助、对影像带来的反思能给出答案。

《看 / CAN. 影像志》的立场是明确的：“看”以后，我们能够做，也应该去做。

“阿特热的作品及其摄影态度与创造出纪实方式的那些传统并行不悖，而且还有所增进：

1. 一种不受视觉美学混淆，避免人为操控，直接、单纯、写实主义的技法；
2. 寻找平凡、寻常事物的重要性，使用一种对存在状态的有效表现；
3. 透过照相机的证明与证据揭露真相；
4. 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议题与成因的关心；
5. 有用的、能为教育与信息的目标服务的照片的摄制；
6. 足以感动大众并且影响他们采取积极行动的摄影。”

阿瑟·罗思坦在其名著《纪实摄影》中对法国纪实摄影大师阿特热的摄影理念之概括，正好也是我们对《看 / CAN. 影像志》丛书的要求和期望。

同样是阿瑟·罗思坦告诉我们：“纪实这个词，源自拉丁文的 docere，意即‘教导’。纪实照片的功能不仅止于传达信息，它还指导观看者从它所透露的真相认知社会的某个层面。”我们为什么选定“非常教育”作为我们的第一辑的主题？也许跟“纪实”与“教导”的这点血缘关系有关。

“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梁漱溟先生曾如是说。我们这一辑“非常教育”所选取的报道对象，或多或少都响应了先生的号召。“非常教育”不止是非常规性的教育，不止是“正常”教育的补充，而更是其延伸、其额外、其无法触碰的一个神奇世界。

目 录

影像故事

森吉梅朵：辽阔心中的一朵花	1
复新学校：普通的努力	23
吉美坚赞：未来比梦想朴素	43

影像档案

小英与阿 Nick	63
我能承受吗?	69
“我心中的图书阅览室”	77
雄仔叔叔	83
钟乔和他的戏剧工作坊学员	89
“自然之友”的社区儿童动画培训	90
Billy 和他的吉他学生	91
西北的最西北：白哈巴蒙古学校的简单故事	93

马淑兰.....	99
东乡阿訇.....	101
任丽萍.....	102
丁大卫和韩诗蝶	104
公保加.....	105

影像发声

戈麦高地上的支教生活	108
------------------	-----

影像社区

生存印记.....	127
-----------	-----

黄页.....	153
---------	-----

森吉梅朵：辽阔心中的一朵花

文 / 曹疏影 摄影 / 廖伟棠

森吉梅朵，心中慈悲仁爱的花朵。让迺活佛把这个名字送给学校时，祈愿每人心中的这朵花能因帮助别人而开放。现在这所学校安静地生长在云南维西县塔城镇其宗村，当地海拔 1900 米，达摩山脚下，紧邻金沙江。其宗村是个交通要道，无论去丽江还是香格里拉，都只要 3 小时左右的车程。森吉梅朵学校是一家非营利十年制免费住宿学校，收养对象是孤儿或无父母照顾的儿童、单亲家庭子女、父母残疾或长期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子女、最贫困家庭子女或者已经超过学龄的失学儿童。目前已有 30 余名学生入校，分别来自甘肃藏区、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计划招生 72 人。第一到四年，他们将学习各类基础课，包括藏文、汉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环保、卫生、计算机操作、手工劳动；第五年开始根据学习情况分别增加三门专业课：医疗、西藏唐卡画以及藏汉、藏英翻译。森吉梅朵说：“（我们的）教育重点不在于使学生拿到初中或高中毕业证，通过高考，到大城市参加竞争。



次仁曲措的画

右：多吉甲，11 岁。
最喜欢孙悟空和金箍棒。



“爱，团结，诚实，善良，帮助别人，感恩心”——这是一名学生在作业本里写下的话……“善”和“感”、“心”三个字是用拼音写的，其中一个声调标注错了。没写在刻意的醒目的位置，夹在其它一些字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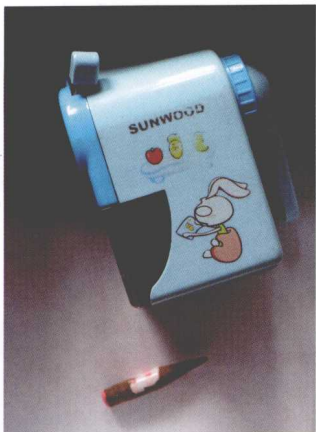
——贡觉丹增强丘

我们的目标放在学生将来毕业以后能获得一些实际能力，去完成那些需要知识、技巧、心理素质、信念等综合能力才可以到达的目标。”作为一家非营利学校，森吉梅朵是依靠四面八方的捐助进行建设和维持日常工作的，捐助入包括创办人的朋友和结识于网络的后援，这些后援还在北京、成都等地开展过图书《人如辽阔高原的一只虫》的义卖活动。学校的所有入款、出款帐目均在网上公开；所有学生目录和所有校园建设及维修情况亦都公开。



学校的操场即将平整为水泥地，到时，孩子们就可以畅畅快地踢球了。





学校发给孩子们的卷笔刀，
成了他们很新奇的玩具。

学校的创办者是一名女尼：贡觉丹增强丘。此前，她曾在德国待过两年，出家前已在各地藏区转了很多年，写作和画画。《人如辽阔高原的一只虫》这本书，记录了她在梅里雪山转山的经过和感受。出家后，这个一米七六的女人剃了光头，穿上僧袍，她的北京朋友看到说：照片上，她就是她该是的那个样子。

我不想“做一个公益人”

最开始我没想着办学校，就是老在山里跑，有时住藏民家里，看到这些小孩心里特别难受，你给他们钱或东西也就是让他高兴一小会儿，没有大的意义。不论到哪儿都老惦记着他们，想起来也哭。慢慢地就走到哪儿都会去看看当地的孤儿学校。我是在毫无希望的想法中开始这个学校的，因为我本身就不爱交际，也没有一大笔钱。

注册非常顺利，这是一个独立法人的学校，出了事我一人承担，可十年当中我怎么会知道出什么事？所以做事真的不能想。我还不是那种特高尚、特牺牲的人，我知道有人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公益人”，或者不管叫什么吧，就是有这么个位置你自己想去作，但我认为这个想法跟公益是没关系的。公益就是公益，没有说你有个什么角色在里面。我和他们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我办学校，就是甭让我老想起这些孩子就哭，我想让他们上学。

要是你做一件事觉得特委屈，或者非要让别人理解，就干脆就别做了。我从小就不太理会别人说什么，也从来不去辩，有缘的就聚，没有缘的就散了；你觉得相信这个学校你就帮，你觉得挺不屑的别帮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一多半孩子都是问题儿童

刚开始，入学的孩子里光抑郁症的就有好几个。有个孩子小时候被吓过，在家五年一句话都没说过。还有两个从小妈妈就走了，爸爸也常年在外面，孩子一直受歧视，就特别不合群，特别倔，刚来的时候根本不跟人交流。有的孩子的父母欠了一大笔债就跑了，把孩子和老人扔家里了。对刚来的孩子，我们都会特别去宠他，更多地抱他，让他有安全感，一般一星期以后就开始融入了。问题特别多，比如一多半孩子都没见过卷笔刀，就一直削削削，一会儿一个铅笔头。有个牧场上来的孩子，一脑袋疤，说是小时候和狗打架让狗咬的。他习惯争地盘，第一天来了就这边一拳、那边一拳，然后你看别的孩子鼻子就流血了，刚来一天不知道打多少回，还拿个绳子甩，天天把同学当牛套，他就习惯了这样。现在不打了，虽然有时候也撩撩同学。

刚开始，甭管他们正干什么，只要一一说吃饭，把手里东西一扔就往厨房冲，每次跑在最前头的总是这两天刚入学的。但现在已经达到吃饭的时候如果哪个同学有什么事，还是能放下碗去帮助同学，这真的是很大进步。我很欣慰，他们不贪。这次春节活佛的朋友给了两箱小芒果，他们肯定也是第一次吃，和我说李兵阿姨这个真好吃，但是发了就发了，不发了就不发了，没有再要的。



扎西草 (左), 10 岁。喜欢太阳。

贡觉丹增强丘 (中), 汉名李兵, 北京人, 2004 年 6 月出家于拉萨直贡替寺。

桑吉卓玛 (右), 8 岁。先天弱视 1000 度。李兵开玩笑说她是“捡”来的孩子, 当初去他们村招生本来没有招她, 但她一路跟了来, 怎么也不肯走, 李兵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她说自己是男孩, 因为她以为这家学校只要男孩, 就像他们村里都是男孩子才能上学。



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孩子们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开起了联欢会。



我只要他们愉快十年

没必要给这些学生的将来作什么预定。人能活多久，会有什么遭遇，都很难说，他只要能在这儿愉快十年，我做这个学校就挺值的。人这一辈子能愉快十年也挺不容易的，他有这个童年回忆就可以一辈子使用它。你要说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在城市里有竞争能力，也很难说他就愉快。我们那么多人在城里工作、生活都不错，但你看多少人承认自己高兴呢？所以我不是要让他们自己有个好生活，而是培养他们一些技能，可以回自己村子帮到别人一些，那时候他自己心里也会高兴。

比如我希望有些学生能留校，管理这个学校或者当老师；有些学习后有帮人的想法，也有这个能力，比如回去做个医疗站，那又是几百个人受益。医学在这边山区是特别需要的，我见过有个小孩感冒了，发烧五天也没有药，就忍着，疼得抱着脑袋打滚，五天后家里人就发现他听不见了。还有很多妇女生完孩子一两年就死了，其实就是不卫生引起的妇女病。很多时候只要有一点简单的医疗知识，他就不残疾或者就不死了。学校里教的主要是藏医药，因为实用，西药运进去不容易，进去了还可能过期，要是藏医呢就可以在山里找点药，易于保存，比较实际。

问题不在一个毕业证

有人质疑说我让这些孩子拿不到高中毕业证，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但首先这批孩子就算我不管，他们也拿不到什么高中毕业证，本来也没人给他们什么；而且这边那么多拿了证的孩子，还是达不到一个能力，就业也还是问题。要是非要这证我也可以完成，但问题真的不在一个毕业证。现在各科都刚起步，最基础的知识还可以用国家的课本，但说实话那个课本真的不用花那么多年去学，到了后面，关于心智的东西，那上面什么都没有。教育大纲的思路就是先预设小孩的接受能力很差，但不能觉着他是孩子，就给他浅文章去读，为什么十二岁的孩子不能学名著，可能最开始不理解最深的东西，但就算理解经典的1%也比随便背个不知什么课文要好，最起码还有语感呢。

这些都是藏文的经典

藏文化是他们本民族文化，肯定要重视。汉语和英语是交流工具，也要学。我们教的课程有藏文、藏医和画唐卡，同时这些也可以让他们有自助的能力，比如将来可以开唐卡作坊，解决就业。藏文课现在是从拉萨买了国家藏族小学课本第一册，为了教认字，但同时也开始用经文和格言教他们了，这些都是藏文的经典，不是说谁写了就能进图书馆流传下来的，是写了过后各地学院几百个僧人互相辩论，赢的那个才能留下来，输的全都抛掉了，所以真的是精华才能留下来，那为什么不用，非要去编所谓适合小孩的课本？那些格言今年全都念了，哪怕只理解一点，第二年再去讲解一遍肯定就不一样了。我没要求背，他们就全会背，一见我就全围过来背给我听。



扎西顿珠，12岁。

我最喜欢学习。我希望大家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右：已有大狗体型，但还是会像小狗一样撒娇的桑丹。学校成员另有小猪一头，公鸡一只，母鸡四只。

